

阮义忠

听雨



咖啡岁月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阮义忠
听闻

咖啡岁月

阿涩
插图

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闻:咖啡岁月 & 黑胶年代 / 阮义忠著. —北京: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122-1081-3

I. ①听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3208 号

听闻:咖啡岁月 & 黑胶年代

作 者: 阮义忠
责任编辑: 董 良
特约编辑: 胡 昊 王 萌
装帧制作: baopress@outlook.com
出 版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(100013)
发 行: 010-64211754 84250639
印 刷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: 1092mm × 787 mm 1/32
印 张: 6.5
字 数: 75 千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122-1081-3
定 价: 68.00 元

目录

01	沙漏中的咖啡豆	0 0 1
02	克林冰果室的暗恋	0 0 5
03	作家咖啡屋的壁灯	0 0 9
04	十八世纪咖啡屋	0 1 5
05	明星咖啡屋的二三事	0 1 9
06	约会在绿洲	0 2 5
07	坑洞里的发霉咖啡	0 3 1
08	家的延伸	0 3 5
09	门雷蒂的爱尔兰咖啡	0 3 9
10	与塞风壶有关的记忆	0 4 3
11	稻草人西餐厅与陈达	0 4 7
12	咖啡也是药	0 5 1
13	在咖啡馆的留影	0 5 5
14	在花神喝咖啡	0 5 9
15	约会在圆顶	0 6 3
16	小王子在大阳台	0 6 7
17	咖啡之舞	0 7 1
18	咖啡的“呼愁”味儿	0 7 5

19	静待意外发生	0 7 9
20	在瑞士的三种咖啡滋味	0 8 3
21	萨赫蛋糕和哈维卡咖啡馆	0 8 9
22	阿姆斯特丹的双胞胎及其他	0 9 5
23	忆天琴咖啡屋的朋友	0 9 9
24	阮家咖啡	1 0 5
	后记	1 1 2

01

沙漏中的咖啡豆

我从小就偷偷抽烟及存钱买咖啡，但从多小开始就说不准了。小镇上，只要身体没病，大男人几乎个个都在吞烟吐雾，见了面也总是抢着敬烟。看在小男孩眼里，抽烟就代表成熟世故，大伙儿把地上捡来的烟蒂点上火，人模人样地叼着，还学会了收集烟蒂，剥下剩余的烟丝，用日历纸卷成纸烟。但真正上瘾是在初中，大伙儿彼此较量，看谁吸得最深、吐得最长，害我愈抽愈多，直到四十多岁才戒得掉。

和抽烟相比，我在更小的年纪就喝咖啡了。那时坊间只有一种品牌，少少咖啡裹着厚厚的砂糖，压成块状零卖，大小如同现在最夯的凤梨酥。用滚水一冲就是热咖啡，再加冰块便算冰咖啡。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咖啡屋，时髦饮品都在冰果室里，用漂亮杯子送上桌，再淋上几滴三花牌炼乳，收费可贵了。乡下人戏称，这种不加糖会苦的东西是给失恋人喝的。城里人说失恋的滋味像吃香蕉皮，那就直接吃香蕉皮好了，傻瓜才会花钱买“黑水”。

即溶咖啡出现后，咖啡糖块从市面消失，后来也再没见过类似产品。现在回忆，还真可惜道地西方饮品被台湾本土化的历史没留下痕迹。记得那独一无二的咖啡产品，外面包着薄纸，印着



“巴西咖啡”四个笨拙的单色字，看起来类似土产糕点。小时候的我还以为全世界的咖啡都长这个样子，都是从巴西来的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道地的台湾货。日据时代，殖民政府曾在几处农场试种咖啡，后因地质及气候因素，无法生产质量够好的生豆，便不再推广。半世纪后，留下来的咖啡树种竟带来庞大商机。现在云林古坑的“台湾土咖啡”价钱被哄抬得比舶来品贵多了。由于年产量远不及消耗量，据说八成以上的豆子都以进口豆冒充；洋货倒成了山寨品。

“巴西”咖啡块冲出来的色泽不深，甜度有余，香气不足；依稀记得口感略涩、带着残渣。制造商显然萃取技术不精，只是把咖啡豆磨至极细，让人连水一起吞入肚。味道虽已从记忆中淡去，细渣留在舌尖齿缝间揉来搓去的感觉却不曾忘却。

父母当然不会给钱喝咖啡，鬼灵精的我便四处收集牙膏空条、罐头、酒瓶、瓶盖，还将工地拆下来的模板铁钉一根根敲出来，拿到后街的回收店换钱。买它几块巴西咖啡，偷偷泡上一碗黑水，躲到木料仓库的角落，这个保守、封闭到可怕的小镇就跟西方世界接轨了。那是我的做梦空间，能让我的想象力无边无际地驰骋。一小口一小口，尽量慢慢喝，以免白日梦醒得太快。

梦的内容当然是快快长大，早早挣脱被钉在故乡土地上的命运，到城市闯一片天、出国周游世界。日子一天天、一年年地过，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一一成真，在这新的一年还能应《生活》月刊之邀，借喝咖啡的经验回首来时路。

这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，师父驻锡关渡慈济园区，我就夜宿

关渡山居，在那儿喝了一个星期的胶囊咖啡，天天都在想念新店家中烘焙的咖啡香，在微博有感而发：“味道，向来和记忆紧紧相缠，难怪普鲁斯特会因吃饼干浸咖啡而触动，令他追忆似水年华。”没想到当天就有纽约博友留言，指出普鲁斯特是用贝壳型小蛋糕蘸红茶，而不是咖啡。看来，不仅是我的鼻、舌、胃，连脑袋也受到咖啡因影响了。

最近兴起一个念头，想设计一个计时沙漏，但将沙粒换成咖啡豆。对地球上无数的咖啡迷来说，人生中的欢乐时光、痛苦时光、不知如何打发的无聊时光都需要咖啡。若是岁月以用掉多少咖啡豆来计算，我应该已是人瑞了。

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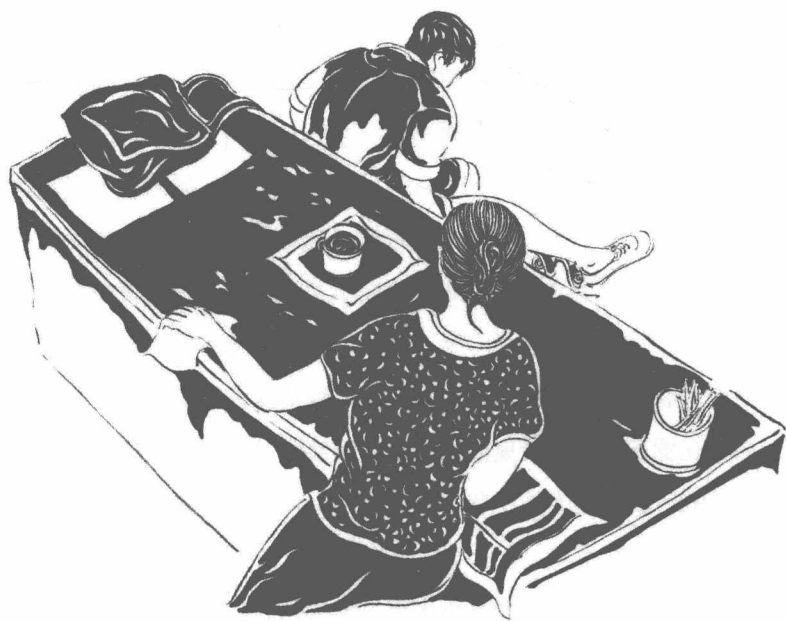
克林冰果室的 暗恋

克林冰果室的女侍美得令我不敢靠近，但她泡的咖啡实在难喝。这是我青春期难忘的两件事。

那年我被家乡的头城中学退学，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，常有到罗东镇上闲逛。这所被稻田包围的迷你学校，教室只有一排。记得报到之初操场尚未整平，上体育课时，要在地瓜园的垄沟间跳上跳下，有时还会被瓜藤绊倒。学校位置偏僻，招生经常不足额，只要想来的人都可以来，考试只是形式，不考也行。因此理想学校考不上，或是像我这样被他校开除的转学生特别多。

冬山中学的学子九成来自当地及邻镇罗东，最远也不出宜兰或苏澳。从县境的另一端头城来的，既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。由于每天得坐两小时的每站必停的慢车通学，就是搭早班车，到学校时第一堂课也已上了一半。因此，我被特准不必早自习、不必参加升旗仪式，俨然成了特殊份子。编造谎言的借口也有了，与同学在罗东公园一带鬼混，很晚才回家时，就说火车误点、故障什么的。罗东的大街小巷我都熟得很，可算是我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。

那时，罗东有列森林小火车，本来是专门运载太平山林场的



木材，但在全省禁止砍伐之后，小火车成了大同乡境内泰雅原住民的交通工具。我的火车在罗东站停靠最久，总能和对面月台等搭小火车上山的原住民对望。泰雅女人脸孔姣美、身材婀娜，尤其是四季村的女孩，被公认为最美。我的一位死党在暑假过后就不来学校了，有天去他家找他，才知道他让一位四季女孩子怀孕，不得不结婚，只有办休学；才十五六岁便为人夫、为人父了。我第一次如此靠近的四季美女，便是那位抱着婴儿的小妈妈，心里既羡又妒，暗自希望以后也能讨个四季老婆。

那时我正迷上四轮溜冰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罗东公园溜冰场耗上半天。运动完，全身湿透，总得找个地方更衣，于是便成了附近一家冰果店的常客，结果一段暗恋在此萌生，似有若无地发展了整整一年。位于中山路三段，在中正街口附近的克林冰果店，可能是当年兰阳地区最有格调的消费场所了。并非设计得有多好，只是简简单单，没有被多余装饰弄得庸俗罢了。坐椅不但牢固，桌面还特别宽，正适合不是看书就是埋首画钢笔线条画的我。

总感觉有人在柜台后面打量我。本来我是不会注意女侍长相的，但她那充满善意的眼神渐渐吸引了我，让我愈来愈肯定她对我有好感。我们的对话通常都是客套的短句，但一开口她便羞红了脸，让刚入青春期的我也不由得怦怦心跳、舌头打结。在知道她来自四季时，瞬息之间，我竟有如触电！难道这就是我在等待的良缘吗？

见面的次数虽多，但彼此仿佛在猜谜，虽远远地互相偷瞄，却从来没勇气直视对方的双眸。最紧张的时刻，便是咖啡上桌时。

她站在桌前，我坐在椅上。她从托盘取下杯盘，低身弯腰，脸凑过来，一股清香扑鼻而至，让人得停止呼吸，才不会想入非非。她瞅着刚端来的咖啡，我盯着那双泛着古铜色光泽的玉手，彼此笨拙地搭讪两句。“今天来晚啦？”“嗯……”“上礼拜天没看到你……”“哎……”“你在看什么书？好像很好看！”再空洞乏味的话语，从她嘴里流出来便甜如蜜。她是那样的美、那样的纯真，让我根本就不敢表达爱意，仿佛一张嘴便会把饱满的气氛破坏了。每回都鼓足了勇气，打算约她出去，可每回脑袋都会又涨又昏，还没开口就把话吞回去了。

人美得令人屏息，但咖啡却令人不敢恭维。那个年头，咖啡只是冰果店聊备一格的饮品，喝的人并不多。店家多半买罐雀巢即溶咖啡粉放着，顾客来了就现冲现泡。这位四季美人对我特别优待，老是多舀一勺粉，让我苦得难以下咽，只得偷偷加水，兑成两杯才行。

初中毕业，我考回头城高中就读，便不那么常去罗东了。等到有一天特地再到克林冰果店，她已不在那里工作了。我一直不敢确定，她对我的好感是否像端给我的咖啡那样浓；又忍不住猜想，她是不是故意端那么苦的咖啡来，好引我跟她抗议或什么的……

她的脸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但写这篇文章时，那美好的身影又活生生地浮现眼前，喉咙仿佛又被苦涩无比的咖啡味呛住了。

03

的壁灯 作家咖啡屋

高中毕业前，我已到过几次台北，最早是陪对门的东方照相馆老板到台北器材街补货。我算是挑夫，犒赏是在西门町的大戏院看场首轮电影。那一带的电影院、百货公司、中华商场是我对台北最初也是最鲜明的印象。高中毕业后，有天在武昌街二段五光十色的商店夹缝中，有两个完全不同于周遭氛围的文化空间：

一是位于钟表店二楼的“精工画廊”，一是位于鞋店地下室的

“作家咖啡屋”。前者让我第一次看到严肃而前卫的现代摄影群展，后者让我初识台湾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作品。痾弦、洛夫、叶珊（杨牧以前的笔名）、郑愁予、余光中等人的诗句被写成书法、嵌成壁灯，让只读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、里尔克、洛尔卡、泰戈尔、弗罗斯特、波德莱尔、兰波、庞德、狄金森等洋诗人的我明白，岛上也有不赖的诗人。

我是被“作家”这个店名吸引去的，没想到咖啡之好，与本土诗作之佳同样令我惊艳。豆子是现磨的，还没开始煮，咖啡香已满溢全屋；两只开孔的大玻璃球串成奇怪的烹煮壶，看起来就像化学实验室的器皿。下球置水，以小瓦斯炉加热；上球置咖啡粉，水开了透过吸管上升至咖啡粉处浸泡。师傅拿支小竹棒搅拌，眼



睛死盯着腕表，时间一到便毫不迟疑地将火熄灭，立即以湿布裹住上球，使咖啡急速降温、流入下球。这种如变魔术又带有表演性质的程序，在当时叫“虹吸式”，在如今叫“塞风壶”（siphon）煮法，依旧风行于大大小小的老式咖啡店。煮这种咖啡要十分专注、差个一分钟降温，香醇即变焦苦。火候恰好的 180 毫升咖啡加冰糖，再淋上 20 毫升至 30 毫升的鲜奶油，可是会让人上瘾的！

作家咖啡屋的设计别具一格，至今仍是台湾有过的最有个性的咖啡屋。那是当时的画坛才子龙思良的实验之作，掌柜就是他的夫人罗珞珈。先生的插图笔触走偏锋，拙中见奇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可惜后来越画越流利，以至于俗气了。夫人一度被称为台北文化界的才女，据说是散文高手，我却无缘拜读。太太外貌脱俗姣好，先生个子特别矮小，是一对令人见过便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夫妻。据说出资合伙的还有其它几位文人，只可惜开业起码早了三二十年，一般民众跟不上它的品位。

做梦也没想到，我高中一毕业就能立刻到台北上班，为作家咖啡屋壁灯亲手题字的所有诗人，一下子全都认识了！因缘不可思议，我选的座位，正好是痾弦作品的下方。喝了杯口齿留香的咖啡，沉思了一个下午；等到回神，一抬头便与这首《如歌的行板》对个正着：

温柔之必要

肯定之必要

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

正正经经看一个女子走过之必要
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
欧战，雨，加农炮，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
散步之必要
溜狗之必要
薄荷茶之必要
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

.....

联考才结束，自知上大学无望的我便到延平南路 71 号的《幼狮文艺》毛遂自荐，看看能不能接点画插图的零活儿。独自一人在楼梯下小空间的破办公桌后发愁的主编痙弦，看到我递上的一叠钢笔线条画，立刻双眼发亮。一席对世界文坛、画界的阅读经验长谈久久不能打住，等下班时间到，我们又去对面窄巷中的露天摊贩坐下，以韭菜水饺当晚餐，边吃边谈，直至厨子兼跑堂的老板要收摊，才依依不舍地互相道别。

刚由美国爱荷华写作工作室返台，才接任杂志主编的他正烦恼助手无处寻，要我尽快报到上班，我的文艺事业之路就此踏出第一步。痙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，只可惜我们从未一起在作家咖啡屋的壁灯下喝咖啡。去《幼狮文艺》工作不久后，这家咖啡屋便歇业了；虽然只去过那么一回，我却对那首诗永远难忘。下半段是：